

[名著百部]
MINGZHU BAI BU

中国现代文学

程小青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

程小青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孔庆东 编选

华夏出版社

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

程小青



程小青作品书影

目 录

险婚姻	1
血手印	38
断指团	94
王冕珠	182
黄浦江中	194
怪房客	233
两粒珠	251
酒后	311
项圈的变幻	325
霍桑的童年	344
程小青小传	352
程小青主要著译书目	353

险 婚 姻

一 匿 名 信

在青年俱乐部的阅报室中，靠近窗口的一面，我和霍桑并肩地坐着，手中各执一张报纸，彼此静悄悄地不作一声。这时正交下午两点钟，阅报室中没有别的人，自然这是大家都忙着办公的时间。只有干侦探事务的人，有事时忙的要命，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；没事的时候却又整日空闲，恰像失业的人一般。我手中执着一张《申报》的第三张，眼光只凝视在一段新闻和两张像片上面，久久不曾移动。平时凡有什么足以教我注意的新闻，总不外是些奇闻怪案之类，可是这一段新闻却当别论，我心中不但没有惊恐，而且觉得甜蜜蜜地满蕴着愉快的情绪。这是什么新闻呢？别慌，让我来介绍给读者们罢。

这新闻道：

包朗先生和高佩芹女士的婚礼。

著作家包朗君和他的老朋友私家侦探霍桑君，历年以来在社会上所留的成绩已是有口皆碑，介绍原是多余的了。前月里高敬修家里的惊人盗案，也是他二人所破获，本报早经详载。现闻包朗君和高敬修的女公子佩芹女士已经订有正式婚约。这一事的成功，就因包君于捕盗的时候出力独多，并且他单身冒险到盗窟里去，将佩芹

女士的珠项圈取回来，充分表现出他的勇敢。因此，包君和高女士两情相感，便做成了密切的朋友。现在他们的友谊已更进一步地演化为婚约。这消息各报中传闻已久，最近已经证实，婚期定在本月十九日，礼堂是市政厅。届时一般与包君交好和平素钦佩他的人，一定有一番热闹哩。

我承认这一节新闻，我已读过好几遍，每读一遍，我的心坎中便会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。除了这短短的新闻以外，还有那张我心爱的人的照片也足够使我瞧得出神。伊穿一件淡色素缎的夹袄，玄缎的裙子。伊的素颈上挂一串珍珠项圈，是伊的祖母遗留的东西，也是伊最心爱的，并且也就是我们俩结合的媒介物。伊的装束虽很朴素，但仍不减伊天然的妩媚。伊的眸子很灵活，睫毛又浓又长，白皙的肌肤，袅娜的体态，还有那莺啭般的娇喉和温柔的秉性，都是谁也及不上的。我不是自己夸口，我能和这位高佩芹女士结缡，实在可算得艳福不浅。另外一张照片，就是我自己的。我穿一身藏青哗叽的西装，侧面立着。可是我单身的照片从不曾流落在外面，这一张像片，那报馆访员从什么地方得到，却是一个疑问。

我把这个疑团问霍桑，霍桑将报上的照片仔细瞧了一瞧，方才答话。

他说：“这不是你的单身照，是从一张合影上分割下来的。”

我道：“不错，我也觉得如此。但这又是我和谁的合影？”

霍桑沉吟道：“这仿佛是我和你的合影。你准还记得，当我们破获了那震动全上海的《五福党》案时，新华通讯社里曾派人来摄了我们俩人的合影，刊登在各报上。现在你这一张照大概就是从那张合影上分割下来的。”

我点点头，回忆当时我穿的果真是一套藏青哗叽。这照片不但在报纸上刊布，并曾在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面，当作样片陈列过一阵。

霍桑问道：“你们的请帖已经预备好了没有？”我答道：“还没有。我已到华文印刷公司去催过，说明天一定可以印好。”

“今天是三月十四日，你们的婚期是十九，明天发出请帖，还算不得迟。”

“然而，我希望这几天里面不要发生什么岔子才好。”

霍桑微笑着说：“你不必着急，你不见我近来对于琐屑的案子回绝得不少吗？这一次是我的好友的吉期，无论如何，我总得向主顾们告几天假。我保证你在这五天之中，我决不容外界的事情来干扰你的佳期。”

我也笑道：“这固然是你的好意，但事情发生往往有出人意料外的，那就说不定啊。”

我说这话，并不是自己对自己幸灾乐祸，实因我对于我们的婚姻期望太切，患得患失的心理酿成了这惴惴不安的心情。

霍桑摇手道：“包朗，你定心些罢。别再疑神疑鬼。一切都有我在，只须你请新娘多敬我一杯喜酒……”

一个俱乐部的职员忽然笑嘻嘻地走进来，霍桑立即住了口，向他点点头。这人姓李，名叫润苍，本来和我们熟识。他一直走到我们的面前，掏出一封信来给我。

他说：“包先生，这几天你们有空，真难得。这封信还是昨天晚上有一个人送来的。”

我谢了一声，将信接过来一瞧，是一个白色西式信封，上面用钢笔写着我的姓名，另有“专呈”二字，字迹还流利，却很生疏。

我问道：“李先生，谁送来的？你可认识？”

这职员摇摇头：“不。是个穿短衣的，年纪还轻，像是什么工

人。”

我点点头，随手将信封撕开，抽出信笺来，也同样是钢笔字，只有短短的两行。我默默地看了一遍，不由不大吃一惊。这时我不便声张，等到这姓李的职员走出以后，我才轻轻向霍桑说道：

“霍桑，不好了！你满想什么事都不干，实际上却不容你如此，我的顾虑竟不幸成了事实。”

“什么事？天大的奇案，我们都一概回绝了好好了。”

“你瞧这信，你能够回绝吗？”我将信递给他。霍桑缓缓地将信纸展开来，念道：“包朗，你居然想结婚了吗？哼！你历年来作了这许多孽，这才是你清偿的日子到了，你准备好罢！”

霍桑念完了，将信封信笺翻阅了一下，他的目光凝视到地板上。接着他缓缓地仰起头来，向我微笑着：

“包朗，这也值得担心？”

“你的意见怎么样？”

“这是一封最起码的恫吓信，何必大惊小怪？”

“你以为只是恫吓，并没有从中捣乱的意思吗？”

“据我想，要是真有什么人蓄意捣乱，那尽可以暗中行事，何必预先发一张通知书？”

“这难说，你不记得《猫儿眼》中的江南燕吗？他要和我们斗智，不是也预先通知我们的吗？”

“然而，这不能一概而论。这封信上并没有具名，如果像你所说的有人明目张胆地要来害你，怎么又这样子畏首畏尾？”

我略一寻思，又问：“你想这恫吓的人是谁？有没有头绪？”

霍桑把信笺折拢了，沉吟地说：“这却难说，和我们作对的人不止一个，凭空猜想，有什么意思？”

我低头不答，心中还竭力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。

霍桑又含笑说：“包朗，别把这种事放在心上罢。我料这发信

人是个不中用的坏家伙。他也许在某一件事上受过你我的惩戒，怀恨在心，可是他缺乏胆量，不敢直接报复。现在他听到了你要结婚，便设下这个空城计，要使你的精神上感受不安，聊以泄忿。这真像一个低能的孩子，体力上斗不过人家，就拿块墙泥，在胜利者的门上写上‘某某吃屎一百担’，出出气。这是一种卑怯心理的表现，没有什么意思。不过如果你这样子忐忑不安，那就恰正中了他的计。包朗，回去罢。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那么，这五天工夫，夜长梦多，尽够你受用哩！”

二 废园中的疑迹

霍桑的譬解和劝慰果然使我安心得多。不料事变的发生竟然再接再厉，我们回到寓所的时候，第一个信息，又使我心底里蕴伏的恐怖一刹那重新活动起来。据施桂说，在一刻钟前，我的心爱的佩芹曾经打电话来叫我，说有要事面谈。什么要事呢？我们结婚时的一切仪式和手续，彼此早已谈定，难道伊此刻另外又发生了什么问题？

霍桑又给我譬解道：“你姑且去一趟，管教你没有什么事的。我在这里等你罢。”

我答应了，慌忙走出寓所，跨上一部黄包车，叫他赶紧往南通路去。这时候霍桑给我的安慰，已完全失去了效力，我的心房中仍不住地跳荡。因为刚才那一封无名恫吓信，合了这意外的电话，未免太凑巧。我虽然竭力镇定，实际上我的神经偏偏不服从命令。

车子到达南通路转角，那面东的一所洋房就是沪江大学教授高敬修的住宅，我的未婚妻的闺闼也就在向马路的二层楼上。我进了大门，顺着那条黑白相间的卵石砌成的小径，绕过花圃，预备径自去见佩芹，问一个明白，以便解释我心中的惊疑。谁知我走了

几步，还没到正屋的阶前，忽听到后面有脚步声音。我回头一瞧，大眼黑发的看门的木林，正三脚两步地追赶上来。我是在这屋子里出入惯的，平时用不着他通报。这时我不禁停住了脚步等他。

木林走近来，问道：“包先生，你可是来瞧小姐？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伊打电话叫我来的。”

木林睁大了眼睛，呆呆地向我打量了一下。我见了他这副神态，微微有些发怒。

他忽说：“小姐出去了。”

我呆了一呆。木林是个十六岁的孩子，天真还没有消失，大概不会说谎。但佩芹刚才既然打电话叫我，怎么竟出去了呢？

我道：“真的？伊往哪里去的？”

木林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小姐没有说明。”

“伊没有关照你我到这里来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奇怪，伊既然用电话招我，又不留一言，竟自顾自出去，什么缘故呢？莫非施桂听错了，打电话的不是佩芹？

我又问木林道：“你可知道小姐没有出去之前可曾打过电话？”

木林又摇摇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在门房里，小姐打过电话没有，我是听不见的。”

“那么小姐什么时候出去的？”

“约摸有一刻多钟了。伊吃过饭后，出去买了许多东西回来，待了没有多少时候，又匆匆出去。”

“伊出去时很匆促吗？”我有些惊异。

木林道：“是。小姐出去买东西时有人送一封信来，伊回来时我就将信交给伊。大约过了二十分钟，伊走出来问我，门口有没有黄包车。我看见伊的神气非常慌张。”

我不免有些着急，又问：“伊接过一封信？”

“是的，一个年轻的男人送来的。”

“你认识这个人？”

“不。他丢了信就走，也没有说话。”

我更加着急：“伊就在门口坐车子出去的？”

木林点点头。

我记得进门的时候，转角上有两三部黄包车停着，不如向车夫问问，或者可以知道佩芹的去向。我慌忙退出大门，木林也跟在后面。我问一个车夫询问，据说在一刻钟前，果然看见一个女子从洋房中出来，吩咐车夫往味菀园去。我私诧佩芹为什么往味菀园去？可是有什么人和伊约会？我不再犹豫，回身向木林点一点头，一脚踏上一辆黄包车，赶紧往味菀园去。

昏暗的天空忽然下了几点细雨，我把车篷下着，心中满怀着惊疑。味菀园本是上海的一个私人园林，也开放做公众的游憩之所。若干年前，每逢春秋佳日，士女如云，也曾盛极一时。但近几年中，因着新兴的游戏场的发达，味菀园便日于落伍。在平时这园中已绝少游人们的踪迹，何况当这阴寒的天气，既不宜于出游，佩芹又忙着筹备嫁事，怎么会一个人往这废园里去玩？那么，有什么人约伊去的？这约伊的人是谁？可就是先前写恫吓信给我的人？还是……

我不能再想下去了。好在南通路离味菀园不很远，一会已到了园门。我下了车子，园门前不见一人，也没有停着的车子。我向园内一望，看见园中大槐树底下，有两三个小孩子在那里绕圈子玩着，我走上前去，见是两三个邻近的乡下孩子。我含笑向一个较大的男孩子说话。

我道：“天下雨哩，你们还不想回去吗？”

这孩子睁眼答道：“我们要玩哩，这样的小雨不打紧。”

我又道：“你们不是玩了好久了吗？刚才可曾见什么人进来？”

另一个较小的女孩子抢着答道：“见过的，有一个女子来过，往安恺第背后去了。”伊伸出小手指一指。

我又问：“你可曾看见伊出去？”

女孩道：“还没有呢。你自己去瞧罢。”伊说完拉着同伴们的手走开去了。

我急于要找佩芹，便不再耽搁，三脚两步地走向安恺第去。这时安恺第的前门已经关锁，墙壁窗户也都剥落朽蚀。回想当年筵宴集会之时，管弦嗽嘈、裙屐纷错的盛况，真不胜今昔之感。这时候我当然没心思凭吊，一口气绕到了安恺第背后的露台。何曾有什么人？我又向四面兜了一个圈子，依然是毫无踪迹。我重新回到露台下面，站住了发呆。

佩芹往哪里去了呢？据木林说，伊曾接到一封信，分明有人约伊到这里来的。再将车夫和孩子说的话作证，伊果然也曾践约。但这约会人到底是哪一个？怎么鬼鬼祟祟，一眨眼便已不见？难道伊有什么秘密？

唉！这断乎不是事实。假使伊有什么秘密约会，当然不会再打电话叫我。可见伊到这里来，一定是受了我的仇人的诱骗。可是伊也太卤莽了，伊既然打电话叫我，怎么竟不能少待一会儿，却一个人到这里来，落进我的仇敌的圈套？就时间论，前后相距没有多少工夫，佩芹即使受愚，还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但安恺第和别屋的窗门既然都已紧闭，露台上又没有……

这时候我的眼珠凭着脑球的指挥，转到露台上。露台上有几个石凳，凳旁有两张白色的纸片，远望去还很新鲜，显见遗留在这里不久。我急急走过去，将纸拾起来一瞧，芬芳扑鼻，原来是女子装饰用的粉纸。今天是北风，因着屋子的掩蔽，纸上不曾着雨。纸的一端，有一个箭贯心的压印，这就是最名贵的柯劈特牌粉纸。我的眼光同时又接触另一种东西，在这粉纸的旁边，还有一个很长

的烟尾。我拾起来瞧时，是茄力克牌，并且很新鲜，不消说丢落的时间也同样不久。

唉！说也惭愧，这时我禁不住生出一个大疑点来。两星期前，我曾买过一打柯劈特牌粉纸送给佩芹，这两张纸可就是伊遗留在这里的？还有那个烟尾又是谁遗留的？佩芹是不吸烟的，当然另有一人。这人可也是女子？或者竟是一个所谓时髦男子？如果这样，这男子又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佩芹一接信怎么立刻就赶来会他？这真是太不可思议！我越来越觉可疑，竟假定佩芹来此实在是出于秘密的。打电话的本不是伊，只因施桂听错了，适逢其会，无意中就被我撞破机密。然而回转来一想，我又自觉得神经过敏。佩芹是个温柔端淑的女子，我们的婚约又是出于伊的自愿，断不至于另有什么秘密的情人。不，我决不可武断地诬蔑伊的人格！我推想的结论，料定佩芹必是受了匪人的诱惑或强迫，方才到这里来。这时谅必伊已经从后门出园了，因为这里的空屋门窗完全关闭着，如果宵小们用强力将佩芹拘禁，多少总不免留些迹象的，事实上却完全没有。我想到这里，便急步向后门奔去。

这后门的篱笆果然已被人撬开了。我走出去一瞧，没有人影。又向地上细瞧，要想发现什么足印，以便证明佩芹究竟曾否从后门出去。不料足印不见，却发现几个明显的马蹄印子，似乎有马车在后门外停过。距离后门不远，有几家旧式的小屋，我就走过去问一个白发近视的老婆子，可曾看见有马车在园后门口停过。

老妇答道：“不错，有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了好久，我们正在诧异呢。”

我忙道：“你可曾瞧见坐车的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老妇道：“我见的，好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女人，他们向西去的。”

事情有些眉目了，而且和我的推想居然吻合。我恨不得有一

辆汽车，立刻向西追去。我抬头一望，看见远远地有一辆空黄包车，就不禁高声呼叫：

“黄包车！……黄包车！”

这时候我忽闻有人在背后叫我：

“包朗，快下大雨了，你打算往哪里去？”

三 恶 消 息

这意外的呼叫声音很熟悉，我一听便辨得出是老友霍桑。他怎么也会赶来？我回头瞧时，霍桑已奔到我面前。

他说：“你准备干什么？我等你好久不见回来，不免心焦，赶到高家，木林告诉我，你是到味莼园来的，才知道你的踪迹。你为什么这样子慌慌张张？”

我低声道：“霍桑，大事坏了！”

霍桑也有些诧异：“唔，坏了什么事？”

我就将经历的情形约略说了一遍。霍桑初听时还很注意，后来却越听越淡漠起来，等我说完，他反而笑嘻嘻地向我瞧着。他是幸灾乐祸？当然不会。那么他是想用镇静的态度来安慰我？

他说：“包朗，你可是以为你的未婚夫人，因着受人诱骗，已落到了你的仇人的手中去？”

我反问道：“是啊，你难道以为佩芹的失踪不是被骗，内中另有什么别情？”

他笑一笑：“包朗，别再胡思乱想罢，你的未婚夫人正好端端在伊家里呢。”

我瞧瞧他的神色，分明不是戏言，忙问道：“当真？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我看见伊的。当我问了木林，从高家乘车到这里来的时候，

车子到成都路转角，看见伊也乘着黄包车转弯过来，伊一定是回家去的。”

“你没有瞧错？”

“你别多疑心了，只要到伊家里去一趟，我的话立刻可以证明。”

我沉吟地说：“那么伊大概果真从后门出来，所以我没有撞见。霍桑，你想伊到这里来，究竟和谁约会？”

霍桑挥挥手：“别再疑神疑鬼了，黄包车来了，快坐了往高家去，我在寓里等你。”

我不便再说，只得坐上车子往南通路去。如果霍桑没有瞧错，我刚才的推想只算吃了一次虚惊。但伊是明明到过味菀园的，伊为着什么事来？来去虽如此匆促，露台上却还留了两张粉纸，更教人不能索解。我一路乱想，越想越觉难忍，等到车近高家门前，我的疑焰变成了怒火。

我在门房里找到了木林，便问道：“小姐不是回来了吗？”

木林呆了一呆，忽张目摇头道：“没有啊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愣住了不知所措。

他又说：“你的朋友霍先生来过的，他向我问过几句，他是特地来寻你的。”

我道：“我知道。但霍先生去了以后，你家小姐不曾回家过吗？”

“没有，伊不曾回来。”

“也许伊进来时你不在门上。”

“不，你走后，我一直在门房里。你不相信，可进去问太太。”

这又出我所料，事情真有些蹊跷。现在我进去见佩芹的母亲，应当怎样措词？

我又问道：“你家老主人可曾回来？”